

希臘神話引言

登明譯

英國哈利孫女士著

詩人席烈 (Shelley) 曾說過最可記念的話，「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宗教，我們的藝術，都在希臘生根的。」這是真的，但是有一個大的減折。我們的宗教不是生根於希臘的；這從東方來傳給我們，雖然在這上面西方以及希臘的精神也很有影響。希臘觸著什麼東西，都使他變化。所以我們的宗教雖是東方的，却欠了希臘一筆深厚而永久的債。要計算這一筆債，便是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這愉快的工作。

但是我們第一要明白，我們的題目不是希臘羅馬的宗教而是希臘羅馬的神話。各種宗教都有兩種分子，儀式與神話。第一是關於他的宗教上一個人之所作爲，即他的儀式；其次是一個人之所思索及想像，即他的神話，或者如我們願意這樣叫，即他的神學。但是他的作爲與思索却同樣地因了他的感覺及欲求而形成的。心理學者告訴我們，——我們這里最好是引柳巴 (Luba) 教

授的話，——意識生活的單位不單是思想，不是感情，不是意志，但是「三者一致對於同一目的而行動」。不過這還須首先明白，意志是屬於第一位的。「意識生活是常向著或物，想即刻或最後去得到或免避的。」宗教也只是這意識生活的活動之某一形式罷了。宗教的衝動單只向着一個目的，即生命之保存與發展。宗教用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一是消極的，除去一切於生命有害的東西，一是積極的，招進一切於生命有利的東西。全世界的宗教儀式不出這兩種，一是驅除的，一是招納的。飢餓與無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敵人，這個他要設法驅逐牠。食物與多子是他最大的幸福。希伯來語的「福」字原意即云好吃。食物與多子這是他所想要招進來的。冬天他趕出去，春夏他迎進來。

這個原始宗教的活動，這些驅逐或招納的儀式，這個「求生的意志」之各種表現，是全世界如此的；希臘羅馬人也有之，正與印第安紅人及南海島民一樣。那麼在希臘羅馬有什麼是他特別的呢？我們的負債在那里

呢？這就引我們到宗教的別一面，即神話那邊去了。

*

*

*

人在那里行儀式，實行驅除或招納之禮的時候，他一面也在思索或想像着；在他心裏起來一種影象，無論怎樣朦朧，一種心中的圖象，表示他的所作爲所感覺的東西。這樣的影象怎麼起來的呢？在這裏心理學跑進來幫助我們了。

人是一個影象製造者，但這正是人類的特權。在大多數的動物都依了所謂本能行事，他們的行動是機械地直跟著知覺發生，幾乎有化學作用似的那樣迅速與確實。人類的神經系統却更爲複雜了，知覺並不立刻變爲行動，其間似有可容選擇的餘暇。正在這知覺與反應中間之刹那的停頓時期，我們的影象，即我們的想像，觀念，實際上我們的全心的生活，纔建立起來。我們並不立刻反應，即我們並不立刻得到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先獨自描畫我們的需要，我們創造出一個影象。倘若反應是即刻發生的，我們便不會有影象，沒有再現，

沒有藝術。也沒有神學。影象之清楚活現與否，當視影象製造者之天分而異。在有些人，影象是模糊，錯亂，平淡的，在別人則或是清晰，活現，有力。這是希臘人的極大天才，與羅馬人截然不同的，便是他們是影象製造者，即 Iconists (造象者)。在希臘神話裏我們供奉著那世上絕無僅有的最有天才的民族所造的影象，而這些影象也就是那民族的未得滿足的慾望的結果與反映。

幾十年以前，大家普通都拏羅馬的名字去叫希臘諸神。我們叫雅典那 (Athena) 爲密涅發 (Minerva)，愛羅思 (Eros) 爲邱匹德 (Cupid)，坡塞同 (Poseidon) 爲涅普條因 (Neptune)。這個不好的習慣幸而現在漸已消滅了。我們現在知道，在羅馬人從希臘借去神話以前，他們是沒有什麼嚴密意義的所謂「神」的。他們有渺茫的非人格的鬼物似的東西，他們並不稱之曰諸神 (Dei)，只稱之曰諸威力 (Numina)。羅馬人照嚴密意義說來決不是造象者，他們民族的天才不在這里；他們並不人格

化，不創造出人格，因此他們不能講關於個人的故事，不能創作「神史」；他們沒有什麼或竟沒有神話。

羅馬的「威力」是沒有人的特性的。他沒有性別，至少他的性別是無定的。這是怎樣隨便，只須參考古時的祈禱文，便可明瞭，文中說禱告于精靈「無論是男是女」(Sive mas sive femina)。這些渺茫的精靈或「威力」與特別地點相關，為人所敬畏，近於恐怖而非愛慕。他的分類是並不依據性格而以他的職務為準：這個工作的範圍又精細地規定；他職司管轄某處地點及人間的某種活動，這「威力」數目衆多幾乎與活動種類之多一樣。譬如有古尼那 (Cumina)，專看守小兒的搖籃，厄杜利亞 (Eduilia)與坡提那 (Potina)教他吃和喝，斯泰提利奴思 (Statilinus)教他站立，等等。實在那「威力」不過是一種活動的形象，他決不是一個人格，雖然他或者是人格化的初步。

即使那些「威力」是超人間的，在管轄羅馬人的生活，能引起敬畏與依賴的意思，他們却總不是人性的，

也不是人形的，在詩歌與雕刻上也沒有過人形化的表示。伐耳羅 (Varro) 告訴我們，——我們沒有更好的文獻了，——「一百七十年來（基督前七五三年羅馬建都之日起計算）羅馬人祀神不用偶像」。他又說，——他這批評很奇怪地偏於一面，而且是澈底地羅馬式的：「那些將圖像介紹到國內來的人，除去了恐怖而拿進了虛偽來了。」希臘人從宗教上拿去了恐怖，這確實是他們的極大的功績。在純粹講實際的人看來，造象者往往容易成爲一個說誑者。

希臘人自己也有點明白，他們是造象者。有一個偉大的希臘人曾經用了簡單的言語告訴我們，影象是怎麼造成的，誰是影象製造者。赫洛陀多思 (Herodotos) 留下這一番話來，他在外國旅行，特別是到過了埃及，有所感觸，遂回想到本國宗教的特質。他說（卷二之五三）：

「關於各個神道之起源，是否他們從頭便已存在，他們各個的形狀如何，這些知識實在還只是近日的事。

我想訶美洛思 (Homeros) 與赫西阿陀思 (Hesiodos) 去我們才四百年。這正是他們，初為希臘人編著諸神的世界系，給予諸神的稱號，規定各個的管轄及其權力，記述各個的形狀。」

赫洛陀多思不知道，也不能知道，諸神乃是人間慾望之表白，因了驅除與招納之儀式而投射出來的結果。他所知道的是，多謝他的比較研究，希臘諸神比較地晚出，在這些有人格的完成的諸神之前，尙且更古的時期，其神與希臘所謂神者迥不相同，沒有明白的人格以及特別的品性與行述，但只是茫漠無名的精靈，與羅馬的「威力」彷彿。他知道在訶美洛思時代以前曾有別一民族住在希臘，他們的神，倘若還可以稱為神，與訶美洛思所說的截不相同。赫洛陀多思說，「昔時貝拉思戈人祀神，呼而告之。但他們不給神以稱號，亦無名字。」原始的貝拉思戈人，與更有文化的希臘人一樣，崇拜一種神明，他們祭祀，有儀式。但是對著什麼祭祀呢，他們沒有明白的觀念。他們的神未實分化，沒有人

形，他們沒有專名如宙斯 (Zeus) 或雅典那，而且也沒有表德的稱號如「大震神」或「黑眼神女」，他們不是人而是物或力。比較宗教學指示給我們看，正如赫洛陀多思最初對於希臘的觀察一樣，到處都是如此，直到較遲的時代，人纔對於其所崇拜之物給予完全的人格。人格是與獸形或人形之給予同時發生的。在人形化 (Anthropomorphism) 及獸形化 (Theriomorphism) 之前，我們別有一個精氣信仰 (Animism) 的時代，那時的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不可捉摸的力。到了人把他規定地點，給予定形，與他發生確定的關係的時候，這纔變成真的神了。只在他們從威力變成個人的時候，他們纔能有一部神話。

造成完全的人格化的原因我們此刻且不多談，在我們研究各神的時候有些原因將要說及。現任所應注意的乃是只有一個神成了正確的神，即個人時，這纔能造成行述，即神史。我們的工作是關於神話。貝拉思戈人的神是非人格的，他們沒有神史；羅馬的「威力」也是如

此。他們是非人格的，也沒有神史。所謂羅馬神話，即阿徹丟思（Ovidius）所傳之神話，實在只是希臘神話搬運過來，轉變成羅馬的形式罷了。我們對於羅馬神話的負債即可承認併且清償了，因為這實際上是等於沒有。若與羅馬的儀式來一對照，羅馬的神話是並不存在的。羅馬人很富於宗教心，很感到他們對於不可見之力的依賴；但他們不是造象者，影象製造者，神話家，直到後來很遲，且受了希臘的影響，才有神話。他們民族的天分與這件事是不相容的。

赫洛陀多思說，「諸神是訶美洛思與赫西阿陀思所編造的。」詩人給予他們稱號，特殊的權力，以及形狀。在赫洛陀多思看來，訶美洛思是一個人；在我們看來，訶美洛思是史詩傳統的全體，詩人之民族即古代希臘人的傳統的書。希臘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詩人支配的，照「詩人」（Poesis）這字的原義，這確是「造作者」，「藝術家的民族」。他們與別的民族同樣地用了宗教的原料起手，對於不可見的力之恐怖，護符的祟

拜，未滿足的慾望等；從這些朦朧粗糙的材料他們却造出他們的神人來，如赫耳美思（Hermes）坡塞同，台美退耳（Demeter），赫拉（Hera）雅典那，亞孚羅迭諦（Aphrodite），亞耳台米思（Artemis），亞坡隆（Apollo），提阿女梭思（Dionysos），宙斯。

附記

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譯了哈利孫（Jane F. Harrison）女士的希臘神話第三章的一節，題名曰論鬼臉，登在第四十二期的語絲上。譯文末尾附有說明，其中有這幾句話：

「原書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為「我們對於希臘羅馬的負債」Our debt to Greece and Rome）叢書的第二十六編。哈利孫女士生於一八五〇年，是有名的希臘學者。著有希臘宗教研究序論，古代藝術與儀式等書多種。這本希臘神話雖只是一冊白五十葉的小書，却說的很得要領，因為他不講故事，只解說諸神的起源及其變遷，是神話學而非神話集的

性質，於了解神話上極有用處。」

這是我愛讀書之一，這篇引言我久想翻譯，但是因循未果，只抄譯了講鬼臉的一節，不覺荏苒又是一年多。今日天熱無聊，聽不知何處的砲聲如雷，不無根觸，姑譯此消遣，比自己作文或較不費力，雖然或者有地方也未始不更費力。內容不知是否稍欠通俗，不過據我的偏見這些也是常識的一部分，我們常人所應知道一點的。譯文急就，恐有錯誤處，容日後再行校正。民國十五年八月二日燈下，記於北京西北城。

記魯迅先生的談話

培 良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數校週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

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牠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着熱烈的希望，發揮着豐富的感情。在這一次談話裏，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我昨天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裏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

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

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着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的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牠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要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

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裏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吧，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着。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瞻得多。

然而綏惠賂夫臨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報讎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而被破壞，一而修繕着，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裏還住着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裏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她，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她。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裏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憐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纔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了，便交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

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纔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着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有希望，便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

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
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
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柬埔寨的民歌

劉復

——依 Adolphe Thalasso 的法文譯本譯——

——看見了你的面，我的手，我的臂，我的嘴唇，以至
於我的全體，

都像林擒樹的葉子

被風搖撼着戰慄起來了。

——林擒樹的葉子不是戰慄，啊，我的愛人啊，
她只是受到了風的溫存在那兒微微的發抖，
而風是接到了她的香吻醉暈了。

跟我來罷，今天晚上，就在那林擒樹下，——
你就像樹葉一樣，受着了我的溫存微微的發抖；

我也就像風一樣，讓我接着了你的香吻醉暈罷！

——我可以去。可是我把我的吻給你，你給我些什麼呢？

——你把你的吻給我，你也把我的吻給你。

——我把我的心給你，你又給我些什麼呢？

——你把你的心給我，我也把我的心給你。

——我把我的愛給你，你又給我些什麼呢？

——你把你的愛給我，我就把我的生命完全獻給你。

——我接受你的吻，你的心，你的生命，

我也把我這個身體完完全全獻給你。

就是今天晚上罷，我就拚着混身戰慄的到那邊去把

我的吻給與你，

在那受了風的溫存而微微發抖的林擒樹下，

在那接了樹葉的香吻而醉暈的風中。

金鎗

黃蓮初

我的敵人在何方？

聽，山崩似的軍馬在吶喊，

這漫天的烽火是從何處來？

那邊山坡下，

不是聚着驍勇的敵將？

我的敵人在那里呢，

我不禁勒着馬，

微笑而看我的金鎗。

古昔有蓋世的英雄，

他騎在白馬的身上，

背後還馱着他的愛人，

在千軍萬馬裏，

勢如破竹地在衝橫，

憤怒的挑殺敵將。

如今我不能安坐了！

（雖然我不是古昔的英雄）

但敵人已遍佈了四方，

看，這殺氣衝天，

旌旗蒙蔽了慈藹的太陽。

憤怒的我拍起我的馬，

揮舞着我的沉重的金鎗。

我爲何事而血戰？

在背後的不是我的愛人？

敵人，如其你願意，

不是爲我，

也不是爲你，

只爲着在我背後的人，

你應當下馬，

微笑而死在我的金鎗之下。

但倘若不幸而我敗北，

奮力終戰不過敵人。

呀，這也無可如何的事！

我有這金鎗在手，

他躍躍在放着光芒，

就讓他飲我們的血吧！

——二六，三。十四早越南——

「謝本師」

周作人

我在東京新小川町民報社聽章太炎師講學，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當時先生初從上海西牢放出，避往日本，覺得光復一時不易成功，轉而提倡國學，思假復古之事業，以寄革命之精神，其意甚可悲，亦復可感。國學講習會既於神田大成中學校開講，我們幾個人又請先生特別在家講說文，我便在那里初次見到先生。民報時代的先生的文章我都讀過無遺，先生講書時像彌勒佛似的跌坐的姿勢，微笑的臉，常帶談諧的口調，我至今也還都記得。對於國學及革命事業我不能承了先生的教訓

有什麼供獻，但我自己知道受了先生不少的影響，即使在思想與文章上沒有明顯的痕跡，雖然有些先哲做過我思想的導師，但真是授過業，啓發過我的思想，可以稱作我的師者，實在只有先生一人。

民國成立以來，先生在北京時我正在南方，到得六年我來北京，先生又已往南方去了，所以這十幾年中我還沒有見過先生一面。平常與同學舊友談起，有兩三個熟悉先生近狀的人對於先生多表示不滿，因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動。我也知道先生太輕學問而重經濟，（經濟特科之經濟，非 Economics 之謂，）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這種意見固然不對，但這是出於中國謬見之遺傳，有好些學者都是如此，也不能單怪先生。總之先生回國以來不再講學，這實在是很可惜的，因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發電報的工夫與心思來著書，一定可以完成一兩部大著，嘉惠中國的後學。然而性情總是天生的，先生既然要出書齋而赴朝市，雖是舊弟子也沒有力量止得他住，至於

空口非難，既是無用，都也可以不必了。

「討赤」軍興，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動來了。我坐在蕭齋裏，不及盡見先生所發的函電，但是見到一個，見到兩個，總不禁為我們的「老夫子」（這是我同疑古君私下稱他的名字）惜，到得近日看見第三個電報把「剿平髮逆」的「曾文正」「奉作人倫模範」我於是覺得不能不來說一句話了。先生現在似乎已將四十餘年來所主張的光復大義拋諸腦後了。我相信我的師不當這樣，這樣的也就不是我的師。先生昔日曾作謝本師一文，對於俞曲園先生表示脫離，不意我現今亦不得不謝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後先生有何言論，本已與我無復相關，唯本臨別贈言之義，敢進忠告，以盡寸心：先生老矣，來日無多，願善自愛惜令名。

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大家的閒話

六 亞洲民族大會

白鹿澹水

東方的善人，像什麼貴族院特派的宮田，馬場；衆議院特派的神田，建部……等等以至於等等，所召集的亞洲民族小大會，在開會前雖經各地各民族的反對與否認；但是像印度，菲律賓，暹羅，馬來，蒙古以及遠近病氏昆仲，土耳其和我們貴國的許多「識時務而不俊亦且不傑」的代表先生，足然也「異常榮幸」的參與會了，并且平平安安的以至閉會。於此，我們真不禁的欽佩許多代表先生的主張貫徹了！

其中的議案，雖是值得提起；可是在這裏我們能得到許多的新見解；并且也可知道了這東方善人們的心是如何的善？是如何的和且不平？

看呀，「組織亞洲銀行」，這還提什麼案；只要努力的把鬼舌頭向着海王兄，花旗兄多搖幾搖，得到他兩位的略爲讓步，把骨頭稍分給幾塊就可成了大功！何用再費這些周轉呢？

「敷設跨越亞洲之鐵路」，是了，由海路向印度或者土耳其，阿富汗，以至小亞細亞等處進攻，早知你是

「不得其門而扒」了；當然須變變方略。我想只要向我們貴國的袁大總統下道命令，增訂爲二十二條，馬上開工建設妥了；又何須「六指撓癢」？

「設一商業大公司，以增進亞洲各國間之實業關係，」簡直的向各國投資完了，何須假各民族的名義呢？若是那兩位老兄不讓，你先生雖假天族的名義，結果也是「嘴上擦石灰！」哈哈，「聰明反被聰明誤！」

我們既然拜讀過了東方先生的提案，當然已驚奇的「十體投地」了；可是再看看他先生對於我們貴國的「識時務而不俊傑」的代表的建議，又是什麼態度？

「中國代表要求立即取消各種不平等條約，日本二十一條亦在其列；否則不願討論議程，並稱，擬退出會議，後由日代表勸令留會，允「盡力之所能」，以饗華人之願望，」我們從這條譯電上，便知他先生的大方了！足然允以「盡力之所能」，好，「寬洪大量」，令人佩服！若是不能把二十一條廢除，當然也是力之所能；只能「盡到這樣」的了！哈哈，聰明！

「中國代表黃攻素曾有『駭人』之建議，黃謂大亞細亞聯合會應輔助印度菲律賓恢復獨立；而尤以印度爲要，蓋此爲白種在東方之根據地，如印度恢復獨立，則亞洲西人之勢力自歸消滅！日本某代表『反對公開討論』此議；蓋恐會中討論『損礙英日邦交或美日邦交』之事務，」哼哼！既名之爲民族大會，而議及民族之恢復獨立；一則曰『反對公開討論』；再則恐『損礙英美日之邦交』；三則以此案爲『駭人』；哈哈，民族大會議及民族的是什麼呢？知道了，原來是招集這個大會，來宣佈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進行方針呀！哼，所謂民族大會也，以此。

這次的會，誰不知東方的好漢是抱着『黃鼠狼給雞拜年』的心？而竟然就有所謂各民族的代表與會！真不能不使我們驚奇！他那先生的手段誰不知道？而竟然有人醉心於親善之一途！這又不能不使我們痛心！識時務而不俊傑的先生醒醒吧！睡迷了反致把屎撒染了袴子！那時知道不便宜，就晚了！

對他到底應持什麼態度呢？且引周作人先生的幾句話：

「除開會講演發傳單排貨之外，一方面當根本的教導本國人，取消信賴同文同種的謬想，并將『日本是中國的仇敵』的觀念深深的種在心裏，一方面當實際的作破壞日本勢力的運動，」此外還附帶上周先生的一句；「我們與日本的人民沒有惡感，對於日本的文化有相當的尊重，」同時再作上句附帶的附帶，也僅許有人認爲這次的會是真真正代表日本人民的；那只好請隨高明的尊便！

關於日帝國主義者的德政，他自己或抱『司馬之心，路人何知？』的心理；可是已然『有口皆碑』了；并不是我『獨俱隻嘴』的！不過，這件事，我於開會前沒作文字，而於閉會後提出來，或者有人加我個：「賊走了要鋼鞭」的美名，其實那也未嘗不可。

一五，八，六，於濟南。

七「犯接吻」

孖真

十五年八月五日申報有北京電一條，其文曰：「京警廳新例：犯接吻者，男子處四十元罰金，或四十天拘留。」

我思之至久，終不知此例因何而發。也許北京近來有人在街上接吻，警廳乃嚴加取締以正風化。否則，人家在家裏接吻，警察何由知之？

或曰，「爲增進接吻之價值也。富人曰，費去四十元買一接吻，便宜便宜。窮漢曰，四十天拘留耳。從此接吻之爲物有了具體的價目了。」然而接吻之上而加一犯字，不亦異乎？

或曰，「是蓋因近來影戲中及舞台上多有接吻者，官廳以此爲淫風之象徵，不可任其滋蔓。」然而此後劇場必將大張其廣告曰，「劇中共有接吻十次，成本四百元。」官長其又奈之何？

杼真曰，耗矣哀哉！不幸生於斯世，阮囊羞澀，衣食不周，安暇購吻。倘依罰例，則一拘而餓，再而病，三而死也必矣。是曰死於三吻。盍不吻耶？其奈天性何！已矣乎，吾其終不可得而吻矣乎？

禮教提高，刑罰加重，吾恐「犯握手」，「犯耳語」之例將逐次出現。雖然，或者還不至於禁「犯聞香」乎？否則吾輩「狂狷小子」如不鼻塞阿魏，其殆難進公園游藝場或行鬧市而能免於受微聞薶澤於罰者矣！

八月九日，於開封。

豈明附白：我住在北京，却沒有聽見這條新例，但申報是有信用的報，他的專電總不見得會是错误的。反正警廳定出新例並不登報，也不在地安門外等處揭示，所以我們無從知道，而且在我們胡同口的派出所又顧慮我的紳士面子，不會來通知，——倘若來通知，便有點像預知我是「犯」這個人，未免面子上不好看了。據我的推測，這條刑法大約只是保護閨秀，懲戒狂且的，論理該是親告罪，所以杼真先生大可不必悲觀，反正戀人間總不會有人去控告的。不過我或者猜不中，倒是如文中所說，係禁止在街上接吻的也未可知。杼真先生問我的意見，我想「法理」可以不必妄談，單講事

實則這條例也定得對，是應有儘有的，而且，這
個年頭兒，只定四十元或四十天的刑罰，實在著實
不重。總算還好，接吻這個字也還不諱講。日本便
不然：十五六年前，內田魯菴譯了一本顯克微支的
小說第二人（Hasetsu），改名二人畫工，預備出
板，却被政府禁止了，問他的理由，曰「因為書裏
的接吻太多」！丙寅中元日。

平鬼傳與捉鬼傳

西諦

豈明先生：

久未通音問了，真是疏懶之至！頃讀語絲八十七
期（？）上的止水先生一文，論到何典與平鬼傳。他
好像說，平鬼傳是不大容易見到的書，誰發見了此
書，其功勞當不下於發見何典。其實，這部平鬼傳並
不是一部僻書。也許是止水先生記錯了，也許是現在
的書買把牠改了名吧，現在的書名乃是「捉鬼傳」，
普常都把牠列入「才子書」之林，與三國，水滸，
西廂，琵琶，平山冷風諸書並列，而其次第則為
「九」，故亦名為九才子。全書共十回，從鍾馗自刎

而死起，至也滅盡了世間諸鬼，受上帝之封賜為
止。這部小說大約是不得志的文人做的，憤慨的話不
少，時時有些很有餘味的諷刺，彷彿較何典還好。
其結尾說，德宗皇帝給鍾馗一匾，掛於廟門，是柳
公權題的，果然寫的齊整，盆口大的五個字，說
道：那有只樣事。

如此作結，真比何典好。書中有不少地方要用
方方，或加以……的，如果有人要標點的話，因為
多違碍的字樣。

止水先生文中引了酸鬼上鐘馗文一段，據原
書，上這個呈文的，是不通鬼，不是酸鬼，原書裏
並無酸鬼之名。

天氣太熱，又有小病，什麼事都不能做，今天
寫了這麼長的信，相是幾個禮拜來未有之事也。

七月十七日，西諦上。

刊誤

語絲九十三期饒我的作者唐昭係康昭之誤。
又一九七葉酒後主語三上段六行「這種勁敵」係「
這種態度」之誤。